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charcoal grey color. It is adorned with intricate, glowing orange line art that resembles topographical contour lines or perhaps the veins of a mineral. These lin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with some forming large, flowing shapes and others appearing as smaller, more delicate patterns.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depth and complexity, suggesting a hidden or explored landscape.

偷窥者
小平次

王健英 袁斌——译
目 京极夏彦——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JIANGSU WUJUAN PUBLISHING CO., LTD.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three large, abstract, black-and-white line drawings. These drawings consist of numerous thin, overlapping lines that flow and curve in a way reminiscent of topographical contour lines or perhaps smoke or liquid in motion. One large shape is in the upper right, another is in the upper left, and a third, smaller one is on the left side. The lines are dense and create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王健英 袁斌 —— 译
[日] 京极夏彦 —— 著

偷窥者 小平次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5·沈阳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4第177号

© 京极夏彦 ·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窥者小平次 / (日)京极夏彦著;王健英,袁斌译. —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1
ISBN 978-7-5470-3403-3

I. ①偷… II. ①京… ②王… ③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968号

NOZOKI KOHEIJI

by KYOGOKU Natsuhiko

Copyright © 2002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260千字

印张:11

出版时间:2015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鸿艳

封面设计:崔晓晋

封面插图:崔晓晋

版式设计:鄂姿羽

ISBN 978-7-5470-3403-3

定价:38.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 木幡小平次 / 1
- 安达多九郎 / 27
- 橐吾阿冢 / 55
- 玉川歌仙 / 75
- 动木运平 / 95
- 荒神棚多九郎 / 121
- 幽灵小平次 / 145
- 辻神运平 / 163
- 九化治平 / 181
- 穗积宝儿 / 209
- 安西喜次郎 / 233
- 石动左九郎 / 261
- 造谣者治平 / 287
- 宝香阿冢 / 315
- 偷窥者小平次 / 337

木幡小平次

小平次，不论何时都是如此。

他把脖子深深藏进躯体，把脊椎弯屈到快要折断的程度，伸出软弱的下巴颏，身子蜷缩着一动也不动。他的左手形同一块野山芋，紧抱着双膝。右脚尖踮起，右手来回抓挠着脚跟。脚跟甚是粗糙，皴裂的皮肤已经积为厚厚一层，即便触摸也毫无感觉。手指上的触感就好比摸到了一块干裂的年糕，而脚跟则没有一点反应。明明自己摸着自身的一部分，却没有一丝相应的感觉。

正在触摸身体的自己名叫小平次的话，那这个身体又是谁呢？不，要是说这尊躯体是小平次的话，那么正在进行触摸的自己又是何方神圣呢？仅仅是挠脚跟这个动作，就让小平次从小平次本身变成了一种更为茫然而淡薄的物体。

人变得更淡薄是一件惬意的事。就这样越来越淡，让自己融进一片黯淡中，小平次就觉得格外幸福。然而，即便如此，哪怕心境再为淡薄，自己仍不得不委身小平次这副皮囊中。他身体紧绷，在一片黑暗中孤立无援。随着黑暗一层层加深，他的轮廓变得愈发模糊，而黑暗的中心反而显得更加坚硬浓厚。

所以说，小平次喜爱些许黯淡，却畏惧真正的黑暗。

比如说，合上眼睑，黑暗便立刻降临。

然而，试问闭上眼后，世界是否就此消失，则并非如此。试问自身是否会消失，亦并非如此。

目不可视，反而让自己身处何方、此处存在何物，变得更为清晰明了，小平次是这么认为的。随着世界渐渐变得黯淡，肌肤就成为了内与外缠斗的边境。闭上眼睛，能让自身和世界都消失，而与此同时，身体的表面就会形成一层薄膜。那是极为稀薄，比绢丝更薄的一层膜，然而那又是一层绝不会破碎的薄膜。是将内与外一丝不苟分隔开的帷幔。每当肌肤与空气接触，每当体内被内气充盈，自身的形态便愈发分明。

小平次很讨厌这种感觉。

不论何时，小平次都是那么淡泊、闲散，喜欢一种冷冷的态度。

让自己置身于昏暗之中，本应清冷的腹中，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暴沸；本应空虚淡薄的胸中，却好像被什么东西挤满了；本应空寂如伽蓝堂^①的头脑中，却好像结出了一颗硬核。

小平次从一开始就适应不了炫目的阳光，然而阳光与真正的漆黑也没多大差别。所以小平次总是藏身于一片淡淡的阴影中，并且，双眼闪闪发亮。

此处不湿也不干，只是昏暗又寒冷，飘浮着一股尘埃的气味。小平次藏身在这个储物间内，蜷曲身子，伸长脑袋。他总是这样，将眼睑大开，眼球仿佛要被风干。他定睛凝视，一动也不动。

储物间的移门稍稍打开了一条缝。

① 伽蓝堂：此处指空空如也。

要是完全封闭，里面就成了一片漆黑，所以一定要打开一点。

那条极细极细的纵长狭缝，对小平次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只有从那条极细极细的纵长狭缝中透出的幽暗光线，照射着小平次。

不，还没有达到“照射”那么强烈的程度，这丝光线根本不可依赖。它只是在一片黯淡中，将自己瘦削的身形，像幻灯片一样投射了出来。投射出的形状，与其说一片朦胧，倒不如说是显得有些透明。

接着，小平次再次确认自己遁入一片虚无。他所擅长的就是隐藏自己。

如轻罗般顺滑，没有厚薄，也没有体温。

小平次脱离自己幻象一般的肉体，要继续向后退。

因此，小平次才开始抓挠起脚跟。指尖的触感将小平次诱导至薄膜之外。

接着，再次隐身于昏暗中，小平次总算放下心来。

眼睛和指尖。

小平次只有这两种感觉。

所以，小平次无论何时都是如此。在昏暗的壁橱中，蜷曲身子，抚摸着脚跟，从一寸五分的缝隙间窥视人世间。

狭缝对面的世界总是如此梦幻，或许那一侧才是真实的世界吧。小平次心想，或许我自己才是真的梦幻吧。

狭长的缝隙对面，可以看见一片纯白的物体。它摆动得很是妖艳。小平次对着纯白的物体定睛凝视。

那片纯白的物体，大概是贴身衬衣。不，是生着细细茸毛的白皙脖颈。不管怎样，那都是纯白、雪白的女人肌肤。

然而，它与小平次那仿佛身处夜色中的青白皮肤完全不同，隐隐地透出一些朱红，是如同樱花瓣的柔嫩肌肤。那身体，也与小平次那肌肉紧绷，总是在寒冷中缩成一团的身体完全不同，是柔软、肌理细腻、带着体温的肉体。

肉体圆润地移动着，接着，如同沾湿的羽毛一般，一片闪烁着光泽的黑色映入眼帘。

那是女人的头发。

那头发并没有束起，是刚洗完披散的头。

看来这女人方才就在房间对面走廊前的大水盆里打了水，才沐浴完不久。

现在她背对着小平次，大概正用茶碗独饮着凉酒。

水汽氤氲、层层叠叠的黑发来回摇摆，从头发的缝隙中还能窥见女人洁白纤细的手臂。

她用拇指和中指捻起茶碗，其余三指直直伸出。小平次眯起眼睛，细细打量她的无名指尖。即便如此，小平次的意识仍然残留在自己的右手上。抚摸着脚跟的，莫非就是那根手指？他已经沉浸到了空想中。

与小平次那枯木一般的手指完全不同，那是一根灵活柔韧的手指。

那根灵活柔韧的手指。

属于阿冢。

小平次的妻子。

通过那狭小的缝隙，虽无法窥见全貌，但可以发觉阿冢的脖子收缩了一下。

这时候，小平次慌张地将视线从那纵长的世界移开了。那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视线万一被阿冢察觉，那可无地自容。

小平次转而盯着毛糙的草席。

“哼。”他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眼睛只敢盯着地上吗？”

那声音好似三味线^①，淫荡又华奢。

“无非是躲在木板后面，又沾了一身灰吧。”那声音还不停。

“妾身一举手投足，你便一惊一乍，真是胡闹。不，不用这么费心，你那一套妾身早就看惯了。本想那样说，可……”

“那样说可不行呢。”阿冢转身，露出侧脸。

浓密的睫毛，勾勒出细长的眼角。眄视中一道轻蔑的目光射向小平次藏身之处。

“哎呀，不管多少天，多少年，都习惯不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说是怪癖，哪怕是换一个过得去的怪癖也行。从早到晚就窝在那壁橱里，一会儿盯着老婆的屁股，一会儿盯着老婆的背，哪里会有你这种男人！”

阿冢的语气瞬时变得粗暴，转过身来。

衣襟敞开，露出雪白的乳房。半带酒气的肌肤，果然略显潮红。

① 三味线：日本的一种弦乐器。一般认为起源于中国的三弦。

不，那或许是因为阿冢的情绪还很激动。

小平次用力抓住脚跟。

自己和自己重叠在一起。

阿冢猛地将茶碗递出。

“怎么样？”

“你喝还是不喝？”阿冢俯下身来。

接着阿冢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脸上露出了笑容。

“和娇妻对酌几杯，就那么不情愿吗？”

“你到底想怎样？”强说无用之后，阿冢把茶碗向前一丢。

咚！阿冢的便衣摇动了几下。缺了口的旧茶碗在满是破洞的铺席上滚动起来，从一寸五分的缝隙前慢悠悠地滚过，停了下来。干燥的地板上溅满了酒水。

小平次不敢盯着老婆看，只注视着地板。酒水很快渗入了木纹之中。

“怎么了？就不能说句话吗？快看啊，你快看看我啊。”

小平次视野的一角中，雪白又柔软的东西正蠢蠢欲动。

小平次的视线仿佛痉挛一般游走。阿冢把衬衣的前襟打开，挺着乳房正对着小平次，双乳随着呼吸起伏颤动。

“来呀。和以前那样，死抓着我不放啊。没什么好担心的哦。你和妾身可是夫妇啊。任谁都不必忌惮，就算是大白天也不必担心哦。”

阿冢眯起湿润的双眼，双手向前伸，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小平次用力转过脸去。

街头卖艺行乞之声。狗吠之声。

拍打草席之声。

窝囊废！胆小鬼！一阵阵辱骂声传来。满是侮蔑言语的号叫，不过一会儿就变成了哈哈大笑之声。阿冢的笑声化为娇喘声传进小平次的耳中。每当听见阿冢的笑声，小平次就禁不住觉得好似有好几个女人在一旁哂笑。阿冢袒胸露乳，一次次拍打着草席，毫不留情地嘲笑着。

“真可笑。可笑到极点了。你这样，还算音羽屋出身的名门演员吗？学艺不精被逐出师门。堕落到这种田地，哪怕是当个巡回艺人，去演个乡间戏也成。只要能登上舞台，俗话说臭归臭，鲷鱼还是鲷鱼^①。可你就跟你的名字一样，是连斑鱒都不如的小鳍^②。而且还是条发臭的小鳍。你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人吃的。”

小鳍小平次。

这是他的外号。

小平次的老家是山城国宇治郡小幡村。所以最初的名号是小幡村小平次。不久之后，因为叫惯了这个名字，就抽掉一个字，改成了木幡小平次。

不过，从来没人认同过。^③

听说斑鱒一经烧烤就会发出尸臭味。总之是要归入杂鱼、臭鱼

① 臭归臭，鲷鱼还是鲷鱼：原谚语是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② 连斑鱒都不如的小鳍：日本人认为鲷鱼是名贵鱼，斑鱒为普通鱼，并且将斑鱒的幼鱼称作“小鳍（こはだ）”，与木幡（こはだ）小平次同音。

③ “小幡”与“木幡”同音，而《小幡小平次》是著名的歌舞伎剧本，这里是指没人认同小平次作为演员的演技。

一类的。

小平次悄悄将手从脚跟移开，用手指在露出一寸五分的地板上来回摩擦。老婆嘴里的话，不是恶言恶语就是冷嘲热讽。对小平次来说，那听起来就像大批观众对他的嘘声。不论是欢声、娇声，还是嘘声、骂声，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区别。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片嘘声中突然混入了其他声音。

那是泥地间那边传来的声音。

“这不是多九郎先生嘛。”阿冢说道。

是伴奏演员安达多九郎到访了。

“哦呀，真是盼也盼不来。今天太阳还没下山，正好赶上了开龕吗？”

“拿什么来开龕啊？要是没有什么贡品，观音菩萨岂不是白开门一次！”

“那我就真来拜一回吧。香火钱算个多少合适？”

“想要施舍给妾身吗？不愧是多九郎先生，好大的胆量呢。不过这尊观音菩萨可不便宜。别怪参拜钱太贵呀。”

阿冢把衬衣前襟理好，重新端坐。

多九郎嘴上说着“真是难得”，顺势也挤上了座席。

“什么嘛，这么早就关店打烊。此地的露佛也当秘佛供吗？”

“秘佛还是秘佛，不攻下一座城池，可是难见本尊一面呢。”

“那这座城池到底是有何机关？”

“哪有什么机关，这座城只要攻下来自然就会开。”

“哦，是说斑鱗吗？”多九郎愉快地说着，坐了下来。

“那条斑鱗到底在哪里？出门了，还是说又躲在内宅闭门不出？”

阿冢只道一声：“哼。”

“内宅也够深，他就好比供奉在天岩户中的佛陀^①。我就算是扮作天钿女命，如此裸身舞蹈，他岂止是不现身，连看都不看一眼！何况，他即便温温吞吞地走了出来，也从道谢一声。他要是个演员，也只配扮个鬼魂来垫场。”

“扮个鬼魂来垫场？说得好。”多九郎笑了。

“这可真是尖酸刻薄啊。喂，小平次，我可不知道你藏在哪儿，你家的尊夫人可是大发雷霆呢。人说触怒了山神大人，就捕不到猎物。你也适可而止，一现真身如何？”

“随您怎么叫都不会出来的。”阿冢说着，从小平次的视野中消失了。

布料摩擦的声音。似乎是在穿衣。

“会有幽灵出现。大概在丑时三刻。”

“是嘛，你这家伙真是古怪到家了。”多九郎说着，身子晃悠悠地盘腿坐下。

接着他指了指那一寸五分的缝隙，叹道：“喔喔，原来在那里。”

① 天岩户中的佛陀：天岩户是据《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神话中的一处地方。素盏明尊（须佐之男命）惹是生非，天照大神愤怒之极，将自己关在天岩户中，世界日月无光。高天原众神为解决问题，在天岩户外载歌载舞，天钿女命露出胸部和阴部跳舞，天照大神感到好奇，便悄悄将天岩户打开了一条缝偷看。据考证，这故事有可能是来自卑弥呼死后的日蚀。为了让太阳恢复光明，古代日本人以歌舞来祈求天照大神重新露面。

“话说回来，前阵子我来的时候，不也躲在那个角落里嘛，我还没注意。这家伙原本就爱蜷缩在暗处，这么一来岂不是和那霉菌、菌菇成了一类吗？喂，小平次……”

仅仅是一瞬间的安静。

这一瞬间，大概是期望着小平次的回答。不过，期望落空了。

多九郎自然明白，小声道：

“我没话可说了。喂，阿冢啊，我拜访您家那可纯属偶然，可每次这家伙都躲躲藏藏。莫非他平日在家也是这副德行？”

“一向如此。”阿冢说道。紧接着有衣带束紧之声。

“一向一向。一向一向。可不是什么偶然。”

原来如此，多九郎的声音中又多了一分惊诧。

“我只道是你们夫妇争吵，闹起了别扭，他才躲了起来，那我可不敢多管闲事。要不然就是这位相公恶行败露，被母老虎夫人骂出了哭丧脸，不敢见人。我应该不是偶然撞上这场面，来得不是时候吧？”

“我都说了，不是什么偶然。”阿冢的背脊起伏了几次，“从来都是如此。”

“从来吗？”多九郎又一脸惊讶地问道。

没错，从来如此。

小平次一向都是这副模样。

“我认识他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人。”

“从我嫁给他开始，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一缕黯淡的胭脂色穿过了缝隙。那是阿冢和服上的色泽。

“成亲几年了？”多九郎问道。

“五年了。”阿冢答。

五年。

已经过了五年吗？

“一转眼都五年了。”多九郎拖长声音说道，“哎呀，我和这家伙，也只會一起外出巡演过而已。”

“他在外面怎样？也是丢人现眼，藏在角落畏畏缩缩吗？”

“没有这回事。不过，阿冢啊，你说他从来如此，莫非这五年间，这家伙，就一天都没出过这壁橱？”

“他有没有躲进壁橱，都是一样。”

“这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像那样令人烦躁的家伙，在我面前晃悠也只会让人无端地火冒三丈。问什么也不答应，什么也不想做，仅仅是孤零零地坐在一边。”

“什么都不做吗？你竟然摊上这样一个活佛了？”

“没错，什么都不做。最过分的时候，连饭也不吃。”

“就这么干瘪下去，饿死才好。”阿冢说着，伸出一只洁白的手，从缝隙旁把滚落的茶碗拾了起来。

忽而，闻到一股女人香。

“那家伙就这么瘦成皮包骨头，恐怕他人还以为妾身不给他饭吃吧。真是讽刺。”

“你若放着他不管，那活佛自然也会心急火燎啦。”多九郎坚持己见，“有个年轻十岁的老婆，这男人真是让人搞不懂啊。那里

的小平次大人，听到没？”

“这人疯了。简直非比寻常。不用我说，您也懂了吧。来了客人竟躲在储物间不出来。别说寒暄几句，连嘴都不张。即便如此，众人都叱责是我这做妻子的不好。您看看这个家，连奢华的半个‘奢’字都称不上。这日子一丝欢愉、一丝快乐都没有。不饮几杯浊酒，几乎就要过不下去了。”

阿冢背对小平次坐下：“那么就来一杯吧。”她强硬地说着，将茶碗递给多九郎。

“喝呀。我一个人自斟自饮实在太寂寞。若是原本就只有我一个人喝酒倒还算了，可他就躲在那儿。叫我一个人喝酒，气就不打一处来。”

“说得没错。”多九郎举起茶碗一饮而尽。

“一点温热都没有，这凉酒真让人叫绝。多喝一杯都愿意。”

阿冢续上一杯。

多九郎喝完，抬头长吁一口气，说道：“罚酒三杯我看就不必了。”放下了茶碗，“刚来没多久就不能喝了，我这男人也真没用。”

“总不会比那里的活佛更没用啦，不用担心。”

“嘿嘿嘿，说得真过分啊。小平次，听了这种话，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多九郎望向阿冢背后的那张脸。

“就算有想法，他也不会说的。我不知道他外出是个什么模样，总之在家里就是闷声不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个窝囊废。那些没出息的男人尚且知道晾一下毛巾，我家这位，人不在就算帮大忙了。他在这家里，我就想吐。光是他人在，就令我烦躁不已。”

“还不如去死。”阿冢回头说道，“还不如去死，窝囊废！”

“夫人息怒，话虽如此，你大概也知道，那小平次，演起幽灵来可是惟妙惟肖。演怪谈戏可绝少不了他。这可是一门绝活，你看这家伙的师傅——前代松助都这么称赞过。即便他瘦骨嶙峋、形容枯槁，还当他是名堂。现在让他演个鬼怪依旧满堂喝彩。不过，大概也只能在破烂舞台演个乡间戏而已啦。”

“呼。”阿冢吐出一口气，又瞥了小平次一眼。

“演死人搭上这么个不肯开口的人还真是绝配。莫不是演了太多死人，连话都不会说了吧。就叫无口小平次吧。还有，他那独生子小平的外号叫小佛小平。圆头圆脑，能演和尚，到最后一样归了西。好走不送。”

“都让人烦得受不了。”阿冢一顿恶骂。

——小平。

“哦，小平说的就是那小子吧。”多九郎面朝小平次说，“是他儿子小太郎吧。”

“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送给卖药老头当养子的时候，名字就改了。看来，您了解得很清楚嘛。”

“是啊，我还算了解，他可是演小儿的小太郎。自从不做演员之后就不清楚了。我听说他剃了个光头，还以为他出家了呢。”

“幽灵的儿子是和尚，说出去多难听！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

“确实如此啊。”多九郎抱起胳膊，“听说他后来四处卖药为生，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外面还说我欺侮小平，把他赶出了家门呢。那口气就好像我